



三代人的唠叨

□ 郝晓庚

我们都在父母的唠叨中长大,又在对儿女的唠叨中老去。

母亲曾告诉我,在她小时候,姥姥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只要听到天上有飞机飞过的声音,就会把孩子们拉到屋檐底下,还不让大声说话,说“鬼子”的飞机来了!

年迈的姥姥多年后才确定扔炸弹的“鬼子”飞机不会再来了,但有一种比“鬼子”飞机还可怕的恐慌却挥之不去,那就是饥饿。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光吃饭慢还挑食。每到这个时候,姥姥就会给我们讲起那个祖辈相传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吃饺子光吃馅不吃皮;后来家道败了,在街上讨饭。原来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个长工给了他一瓦罐吃的,他吃着很香,就问是什么。长工告诉他,那是当年他扔掉的饺子边,被长工捡起来晒干储藏起来……”

我无法想象晒干了的陈年饺子皮是什么滋味,不过姥姥亲手做的手擀面虽然美味,满满一大碗却也吃不下。这时候就该“督粮官”姥爷出场了。他老人家年轻时走南闯北,吃够了旧社会的苦。我吃饭的时候,姥爷就会拄着拐棍一脸威严地守在饭桌旁,盯着我把一大碗冒尖的面条吃下肚;要是没吃完,姥爷就会用拐棍戳着地说:“半大小子,吃不饱饭怎么有劲干活!”

和老一辈人相比,作为老师的母亲,唠叨无疑上了一个档次。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万人空巷追“射雕”、全村传阅看武侠的年代,和大多数父母一样,母亲把课本之外的书都归入闲书的行列,整天在我们耳边唠叨:“好好学习,不许看电视,不许看闲书。”

唠叨归唠叨,闲书的魅力还是无法抵挡的。大哥因为上学偷看闲书,被母亲摁在地上用鞋底打得鬼哭狼嚎,可还是会把闲书藏在书包里带回家;而我作为他的小跟班,也跟着看了一肚子的金庸、古龙。

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往往在一番数落之后落泪。在那些年代里,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母亲上初中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刚毕业就被打发回村劳动。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她使尽浑身解数,进宣传队、当基干民兵、搞农业科研,最后还是被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在黄土地上牢牢地拴了三十年。母亲无法为我们提供更多,只有把这份期望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也融进了日复一日的

唠叨中。

当我坐在小炕桌前面对成堆的作业打哈欠时,眼角闪过母亲的白发和佝偻的身影,于是打起精神在昏灯下继续苦读;从初中到高中,在唠叨声里长大的我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有了现在的工作和家庭,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这种唠叨了。

可没过几年,大女儿呱呱坠地。面对雨后春笋般恣意生长的孩子,不自觉地接过了唠叨的接力棒。这才发现为人父母,唠叨简直是一种无师自通的天赋。

女儿吃饭跟我小时候一样的毛病。退休后的母亲看在眼里,忍不住重启唠叨模式。当母亲总在担心小孙女能不能吃饱的时候,女儿抿着嘴笑了——“吃不饱可以吃零食啊!”面对一天三顿汉堡薯条鸡米花的孩子,我们担心的是吃太多垃圾食品的问题,母亲却无法理解那些美食怎么变成了垃圾食品!

面对端着饭碗围追堵截的父母,女儿高举《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反击:“小孩子么,饿上几顿就知道吃饭了。”“饿着怎么行!”母亲一听就急了,回忆起自己上初中时,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能一天喝三顿玉米面糊糊,饿得走路直打晃;女儿瞪大眼睛表示无法理解,一个劲地追问奶奶:为什么没有粮食,连肯德基也没有吗?

我哭笑不得。吃饱饭,那是上辈人眼中天大的问题,然而时过境迁,到了这一辈人却变得跟说话走路一样平常。

汲取当年唠叨太甚的教训,在学习上我尽量不唠叨孩子;就算孩子有些拖拉,我还写了一篇《上帝送我一段慢时光》来进行自我安慰;等女儿进入青春期就更不得了了,偶尔小心翼翼地询问一下考试结果啦,提醒一下早点回家注意安全啦,等等。女儿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知道啦,我又不是小孩子,唠叨死了!”

“唠叨死了?这样也算唠叨吗?”我不禁苦笑。

回望岁月深处,长辈们的那些唠叨犹在耳边,却已物是人非。

三代人跨越七十多年的唠叨,总绕不开生活中一些熟悉的话题,比如吃饭和学习,却又被时代打上了迥然不同的烙印。就像上一辈人的担心我们无法理解,而下一辈人也注定无法理解我们的担心。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虽然我们都曾努力追赶时代,但终有一天会被它的脚步甩下。只有那一份拳拳的父母之心,散发出穿透岁月的温暖。

写静之君子喜诗
明书



月野

□ 郑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刘白羽同志第一次驾临聊斋故里——淄川。在当时淄川城里很有名气的故园大酒店里吃晚餐,窗口远含着湛蓝天宇下那起伏跌宕的山峦,倏地就说起那和山相缘的青山羊。这可是这一带山里人的珍物。它不仅毛皮价值极好,最诱人的是它那鲜嫩的一身肉。

白羽同志对我说,他最爱吃羊肉,喝羊肉汤了。这很使我纳闷:你这位北京城里的“老知”怎么会有缘嗜羊呢。

这一问,引起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白羽身世的故事。

白羽讲,他祖籍是山东青州人,祖父在故里开过羊肉馆。怪不得呢,疑惑顿释。

淄川一带民间烹制的“全羊肉”,当地人干脆叫“全羊”,可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味道好极了。我顺手一指,这酒店附近就有几家小有名气的羊肉馆,明天中午,就设“全羊宴”,保你吃个痛快。

其实做羊宴最拿手的是淄川城东一带山区的人们。席间我讲叙了一次难忘的月夜“全羊宴”。他听后沉思了会说:我看你就写篇散文,题目就叫“月野”。

写山里人常举行的羊肉宴,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位盛情的举办者,我的一位当村支部书记的朋友,不幸遇难早逝,所以,那次本来极普通的宴会,竟使我终生不忘,且随着时间荏苒,越来越清晰,以至每个细节都跃动眼前,成了一种深深的怀念。

那时正值农历八月,大秋沉重地压着青山绿水,秋收在即。由于近一年来的风调雨顺,老天施恩,一个五谷丰登的秋季已攥在手中。老百姓喜欢,作为一村之主的村支部书记老孙更是吃蜜就冰糖——甜透了心。他提前几天就东邀西请,把我的七八位在乡镇、兄弟村上工作的好友请来吃“全羊”。

地点就设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周围那层层梯田里满载着果实累累的大秋作物,依然流绿滴翠,只是庄稼成熟时那很特别的清香使人酥得有点招不住劲儿。附近是一片浓郁苍翠的柿子林,上面密密地缀满了硕大的柿果。我骑车赶到时,正是太阳落山,一轮圆月已

在东山面群上空露出了白净丰润的脸。一问,真巧,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日。

正值不惑之年的主人老孙,着一件圆领老头衫,肩上搭一条白毛巾,一边指挥几个“火头军”劈柴添火,一边亲自向锅里加着佐料,俨然是一位老厨师架式。

真的,老孙是这里有名的“全羊”烹制师。比起城里大饭馆里的大腕师傅毫不逊色,而且品位很高。他今天设宴不在肉馆,不在家,偏选了这么一处山野,用他的话叫作:山珍、山味、山做、山吃。

不信你细细看来。

锅灶就是借两块天然的青石,人工稍加修整,两石间便是灶膛,柴火全是就地取材,有易燃的松枝,有枯死的桑木,有鲜活的荆棘,还有几大堆遗弃的喜鹊窝。灶上蹲一口大铁锅,从附近山泉里取来水。羊就在青石板上屠宰。五脏六腑全部洗干净,一大块一大块地按照一定的程序放在锅里,整个儿一只青山羊全进了锅——这就是这一带所谓的吃“全羊”了。

然后,老孙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活,将一个干净纱布包放在锅里,我悄悄地问:

“那里边是啥洋物?”
他很神秘地四下瞅了瞅,悄悄地说:

“羊肉好不好吃,关键看佐料,这里边有去腥的当年绿豆,有香花椒,有盐、姜块,还有一点火硝。”然后,就用这些山柴,燃起山火。

开始时,火要小,文火慢攻,待到锅内羊油盖住全锅时,火势再提。约两小时后,停上火,这段时间叫焖锅,然后再提火,一大锅羊肉前后五六个小时工夫。

老孙说:“火急了肉硬,且不烂,只有工夫到了,‘全羊’才鲜嫩味美,烂中有脆,香而不腥,肉净汤清,饱食不腻,养人怡身,久食添寿。”

奇哉,“全羊”还有这么一番绝妙啊!

客齐宴开时,正值夜幕低垂,一轮金黄的圆月升在秋天那特有的蓝色夜空上。周围苍翠似海,清香如涛,秋虫和声,此起彼伏,令人心摇神驰,乐不可言。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不知是缘酒,是秋野,是圆月,还是“全羊”。

春天的向往

(外一首)

□ 卞奎

远远地听见春雷声
细细地看到柳絮拂动

也许什么也挡不住
季节的脚步

我们这个残冬
过得有些憋气

那种长着刺的病毒
冲进人群疯狂肆虐

寒流阵阵袭来
所幸 我们心中多有
阳光

东西南北中众志成城
举国上下智慧力量

我们在 武汉在
我们在 神州在

这是国人面对疫情的
坚挺

这是我们直视灾难挽成
铁臂的骨气

辞别了母亲妻儿
冲上了第一线

我们的驰援者奔来了
战友身披大无畏的战袍
奔来了

我们不顾一切冲上了
峰巅

我们终将把控制明丽的山
河……

今天明天都有我们的
花束

团结一心雄志飞虹

到那时 我们会拥抱着
春花满山岗

到那时 我们会迎来
春水熙攘攘

春天 是我们的梦想
春天 定不负我们的
向往

歌白衣天使

你们是世间
最美的使者

你们身着白大褂
像是白云朵朵降落

你们所向披靡
奔赴了危难的险地

不舍昼夜
大爱谆谆

你们筑起一道道防线
身心相向

又是多少个
不眠的夜晚

熬红了的眼睛
远天露出曙光

你们是心目中的安琪儿
你们是人间的挚爱之仙

你们是民族的景仰
你们是贴己的姊妹弟兄

千万朵鲜花
献给你们 献给你们

你们盛开在花丛中
召唤着暖意重重霞满
天……